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九

詩經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

給事中臣倪國瓊

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斃於人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九

臣謹按頌者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蓋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顯其祖父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其升歌之辭也又書稱烝祭文王而此祗頌文王之德者卑統乎尊也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言其肅然而清靜也文王雖離在宮肅肅

在廟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讎是皆有顯著之美能體文王之德者濟濟多士卽與祭執事之人宗祝有司之類中庸言序事所以辨賢是皆能執行文王之德者文王往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而助祭之公侯及執事之人莫不蘊抱美德極誠盡敬旣能承順其素如在生存又能奔走疾大敏以勸事而妥侑神靈豈不光明文德而順承其志意與此可見文王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卽廟中可以槩天下矣故曰無斃于人斯是時成王爲祭主一時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二

在位之人助祭及與祭者皆能敬且和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又不言可見矣夫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成王夙夜基命宥密緝熙單心靖安天下其入廟而致饗也凜紹庭之義深繼序之思光昭文武之令緒聯合百官萬姓之愛戴懷思以萃渙而格祖所謂盛德之至頌聲之作豈虛美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禮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此之謂也然則頌文王之德正以

頌成王前聖之深仁厚澤浹於人心而後王之
丕承謨烈者又駿惠以篤厚之此所以綿福祚
於無疆也與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詩經

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編修臣張映斗

毛萇曰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

鄭康成曰崇厚也無大累于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

朱子集傳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

臣謹按詩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當其時姬宗既奠百辟來廷成王因其助祭而訓誠

之固當切示以侯度之當謹與天位之無私則不專利不汰侈固其要矣古者六德而爲諸侯胙之山川封之茅社代天子出治保乂萬方雖或焦陳薊祝仍先代之封邗晉應韓篤本支之誼要惟稽古崇德象賢德足以稱之而後授之豈惟不大累民遂使苟居藩服也毛鄭之說不及朱子之說明矣夫列邦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自天子視之猶一家也專利則曲防遏糴友邦如秦越矣分疆賜履食稅衣租天子藉以加惠斯民也汰侈則竭澤脰膏小民如魚肉矣惟封

與靡蠹民之尤王制所不容天討所必及豈但不崇以位而已哉且夫無封靡者非僅懷清守潔謹身寡過已也羣侯能救災卹鄰篤親念舊本此以導民卽睦嫻任卹之型立而民俗以淳能屏絕奇袤祛除僭濫推此以坊民卽耗斲物力之源塞而民生以遂民俗淳民生遂是卽侯績之克張矣其崇之也固宜天之仁愛斯民也眷命天子以治民又生羣才以佐天子使之同民欲卹民財教民相生相養之道凡以爲民也詩書所載稷契周召諸臣皆其勤勞爲民者也

於已何利焉天之生賢聖也不數身有其具卽有其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分定故也賢臣簡在帝心承流宣化惟切遺艱投大之憂豈容榮身肥家之念卽龍光燕譽拜手揚休亦惟自幸遭逢懷才表見於天下不僅僅戴德感恩以爲己利故足述也若夫計爵秩之崇卑較賦祿之厚薄心勞曰拙器小易盈國家安賴有是臣哉

詩經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右中允臣齊召南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治而文王又安之

臣謹按自古國祚之綿長以世德淺深爲準大都積之愈厚則流澤愈光發之愈遲則垂慶愈遠三代享國最久首推有周周之先起自后稷振於公劉與商之先起自司徒振於相土無以異也而武王代商與成湯代夏則稍有殊何則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六

湯及身奮興未聞有賢如太王聖如文王之開其先也周則太王肇基文王新命其功德已盛於代商以前而天之眷顧有周亦若寸積銖累故爲遲遲以展其勢而宏其規其自郃而幽也既似斷而復續其自幽而岐也乃因弱以爲強至於走馬胥宇率歸市之衆而木拔道通鳴鳳呈祥懋作述之傳而燕天昌後由是而程而豐而鎬而洛遂全撫九州六服以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靈長是則前代郃幽之緒非岐山何以承後時程豐鎬洛之休非岐山何以啓帝遷

明德與之宅而省其山帝懷明德篤周祜而對
天下豈偶然也哉興王大業始於翦商成於修
和有夏蓋不待戎衣牧野已知天命在周此大
雅綿及皇矣二詩所爲道其詳周頌天作高山
一詩所爲揭其要也夫雅頌之作詎徒以咏歌
先德云爾哉陳創業垂統者之締造艱難所以
詔聖子神孫守成繼緒者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而不怠也周自宅鎬卜洛以還重熙累洽
一道同風致治之隆於古罕覩若爲溯厥原本
則擴陶復陶穴之俗而立室家殫康功田功之
勤而受方國世德深厚原爲自古所無易象言
王用享左傳言成大蒐無亦周家故事世虔祀
事講軍實於岐山以勵其念祖聿修之思乎流
覽川原肅瞻宮廟臯門應門規制具在洽陽渭
涘形勝長存想櫛風沐雨之苦辛考拓土開疆
之次第見城邑則曰是我太王時爰始爰謀築
室于茲我文王時伊馘伊匹聿追來孝者耶見
井野則曰是我太王時迺宣迺畝自西徂東我
文王時樹穀樹桑助而不稅者耶見民人繁盛
則曰是我太王時成聚成都文王時讓路讓畔

者耶見賢才衆多則曰是我太王時始立司徒
司空文王時遂備疏附後先奔奏禦侮者耶見
版圖恢廓車馬修整則曰是我太王時掃除荆
棘所謂柞械拔而行道兌者耶我文王時赫怒
整旅所謂四方以無侮無拂者耶思荒之康之
之甚難自思保之之不易旣治而圖長治旣安
而求久安宜何如廩廩也大雅曰繩其祖武於
萬斯年受天之祐此卽子孫保之之義也夫

詩經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侍講臣張映辰

朱子曰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九

臣謹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其要總在於敬歷觀自古帝王堯曰欽明舜曰溫恭禹曰祇承湯曰聖敬文曰敬止武曰執競心法之淵源卽治法之統宗也成王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命之基基於其不敢康也心之單單於其不敢康也觀其念切紹庭不忘繼序時勤訪落重賴仔肩而且無逸以念民依立政以戒卿士盛德大業詩書所載尤詳而深探原本則不敢康之一言括之是知富有日新皆無時豫怠之念所

積累而生也抑臣更有論者二后開基之主也而詩曰成命成王守成之主也而詩曰基命蓋守成之主不承先志佑啓後人不惟已定之規模固自此要其成而無疆之鴻業實自此基其始周之王也肇自后稷歷千餘年而大命始集此二后成命之效也迨其後卜年卜世國祚靈長而推命之所由基則明文昭定武烈戡定厥功以遺後人休者非成王有以致之歟尚書召誥曰自貽哲命曰祈天永命卽基命之說也曰疾敬厥德曰王敬作所卽不敢康之說也後之繼體守文如成王者念日監之在茲篤前人之成烈萬幾待理宵旰不遑雖治已進於邳隆而心益深其惕厲於以克紹前徽而奉答天命有不自不敢康之一念基之者哉

詩經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洗馬臣佟保

晉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

臣謹按古今來有天下者當祖宗締造時往往艱難拮据以成帶礪之基迨後嗣席豐履盛蒙業而安而敬天勤民之志荒焉皆康之一念誤之也周之成王者千古守成之令主也彼其弱齡踐阼戡定三監上纘十五王之傳下垂八百年之緒者功何偉哉要其所以基之者則惟此

詩不敢康之一語盡之蓋康則其氣盈盈則不
宥矣康則其志浮浮則不密矣康則物得而間
之間之則不緝矣康則私得而蔽之蔽之則不
熙矣又安望王心之克單而四海之綏靖也哉
成王之心不敢也成王之心二后之心也昊天
之心也昊天命之之心也卽二后受之之心也
閔予小子則不敢康者在一身遭家多難則不
敢康者在一家暑雨祈寒則不敢康者在下土
多方多士則不敢康者在萬邦赫赫明明昊天
有命文王有大德而勲未集武王有大功而治
未成成王毅然自夙夜基之但見其心之宏且
深也何其宥也靜且嚴也何其密也於哉其心
之緝也誠一纏綿亶亶焉無少間斷也於哉其
心之熙也光明洞達昭昭焉毫無掩飾也蓋其
所以篤二后之庥者此心所以凝上天之眷者
亦此心休哉成王聖子神孫垂裕未艾卜年卜
世反側潛消肆其靖之夫非此不敢康之心有
以致之哉是心何心陟降左右主敬之心也所
其無逸克勤之心也要其覲文光揚武烈者一
一皆仁人孝子之心也則成王之不敢康者正

所以爲子孫千億宜君宜王者垂其康於無旣
也後世守成之主尚以成王爲前事之師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詩經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編修臣李龍官

臣謹按此言祖宗受天成命而繼之者能懋厥德以安靖四方而保其所受之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心固以生民爲命者也彼其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無日不爰究爰度以耆致之至於眷顧而得其篤祐對天者則其心亦由是而少慰何則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十四

亦保緝熙敬止之德作孚萬邦者固已於昭于天由是陟降左右雖命之不易而亦克凝於勿替人見其保佑受命若此其觀成而配京也而抑知其小心翼翼畏天威而時保者久已取四方而日靖之豈或有幾微戲淪馳驅之念哉雖然天造草昧經綸於雲雷之際祖宗之功也日就月將紹庭於判渙之間子孫之業也祖宗積功累仁艱難開創幾年而得之子孫優游逸豫視下民爲無足念天命靡常凝於爾躬者亦將過於爾躬矣且夫天下大器也崇於上者必固

其基於下是故基命不在於顯而在於密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丕顯之功也敷時繹思我徂維
求定夙夜之心也然而養心之道亦難言矣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心
之神明不測而操之宜密也故心一也而所以
間而熒之者且不可勝計卑之或進以聲色犬
馬之娛高之或聳以封禪甲兵之盛或歆之以
土木或動之以貨利在外者百出以相誘在內
者四應以交酬心之存焉者寡矣古之人所以
祈天永命而增其式廓者豈有他焉亦曰緝熙

單厥心而已矣心之運不息而有一念之或間
則勿緝心之體無私而有一念之或雜則勿熙
聖人知其然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
蕩之中幽獨宴閒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
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莫不制於一
定之法故其事皆足與天下共見而其心之惕
然於屋漏者惟鬼神之堪質斯民日受教養之
澤錫福而不自知而聖人之所以欽崇天道者
至此爲無憾也夫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是故民性易動動則思有以靖之自昔
有國家者其所爲深謀遠慮豈不亦致飾於禮
樂嚴肅其政刑而究之不克明作而大有功者
則以其心非緝熙之心而藏於密者固與昊天
之成命牴牾而不相受故也夫周之積仁累善
至成王之時爲最盛而於郊祀天地凜然述祖
德而嚴懲忒蓋履極盛之時而深之以戒懼明
之至誠之盡也臣竊以爲成王者其萬世繼體
守文之君之極則歟

詩經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編修臣王居正

臣謹按聖人而爲天下君以承天眷則帝心之所鑒觀也以纘先烈則王業之所式憑也以厚邦本則民情之所瞻依也是故言君德者必曰敬天曰尊祖曰勤民而要其貫徹於三者之中歷初終而無或渝惟視乎人主之一心而已蓋君心正然後君德修而帝命之隆祖緒之昌天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七

下之治且安端必由乎此顧開創之主締造維艱往往知天命之難忱民心之難得而兢兢焉若乃王業旣成太平有象則豐亨豫大之形日狃於目而戒謹恐懼之意漸弛於心此守成之難同於創業而三代令主所以首推成王歟周頌昊天之神解者不一朱子以爲多道成王之德今考其詞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其卽書所謂祇勤於德夙夜不怠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之意乎則其爲成王之詩無疑獨是言不敢康矣又曰夙

夜基命宥密其義何居朱子曰宥宏深也密靜
密也輔氏廣曰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
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
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竊嘗
由二說而推論之人君一天也體天之心以爲
心卽法天之德以爲德是故在天德爲元亨利
貞而在君德則爲仁義禮智仁不足則立體不
宏義不足則致用不深能宏而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者在是矣能深而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
在是矣此與天之元亨利撰所謂陽之德也且

禮不足則神莫能靜智不足則識莫能密能靜
而齊莊中正足以有敬者在是矣能密而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者在是矣此與天之利貞合撰
所謂陰之德也具是德也而基之以不敢怠康
之心加之以夙夜無間之學則成王所以集昊
天西眷之明命續二后貽謀之顯烈而克盡君
道深培元氣以成有周八百年王業之隆者其
在是乎獨是緝熙光明基命宥密成王之德也
而所以成其德者周公則有無逸之訓召公則
有卷阿之歌反覆其意不過始終望成王以不

敢康而已故曰君心者君德之基而敬天尊祖
勤民之本端必由之也不然者畧主德而言治
術則是無關睢麟趾之意卽可以行周官周禮
之政也不亦失其本哉昔司馬光言王安石有
三不足之說蓋以天變爲不足懼人言爲不足
恤祖法爲不足守是直與詩之所言顯爲悖戾
故宋神宗具大有爲之志而不獲身致太平伊
誰之咎歟然則人主欲效唐虞三代之治而人
臣欲致君於堯舜其當以詩言爲龜鑑乎

詩經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檢討臣葉一棟

朱子曰言成王能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

朱善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字

單厥心終焉

臣謹按天下之治治於人君之一身實治於人君憂勤惕厲之一心君心不自逸而天下乃長享其逸君心不自安而天下乃長享其安所以聖王哲后必夕惕朝乾極深研幾殫精畢慮以承上天之休命以光前王之偉業因以竭其兢兢業業繼繼承承之心於無憾昊天詩其頌成王之基命者可繹矣曰夙夜言無間斷也曰宥密言無虛假也曰於緝熙言繼序不忘綿大業於富有昭盛德於日新也凡以盡其不敢康

之心奉答乎天命也故申之曰單厥心夫成王
當日者以文子文孫立政立事文武之謨烈未
遠周召之左右維勤固已樂備禮明化行俗美
乃猶夙興夜寐植命丕基旣宵旰之不遑復隱
微之交甚擴其基之之體使并包無外精其基
之之識使旁燭無遺躁不足以入德則守之以
靜踈不足以凝道則藏之以密而且紹庭上下
日就月將至洽馨香觀光揚烈如其有嚴有
翼不敢自逸自安者豈非以所受之成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也哉且夫成王所受之命卽

二后所受之命也成王所單之心卽二后所單
之心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之所以單心新
命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武之所以單心集命
也成欲基命敢不心文武之心歟然不特成王
心文武之心卽在廷諸臣莫不心成王之心以
共心文武之心周公嘗告王曰君子所其無逸
召公亦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史佚又嘗對
王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時君若臣又相與
嚴恭寅畏敬戒不怠以祈天而永乎命也此所
以纘丕顯丕承之緒嗣敬止敬勝之徽學底於

光明業臻於久大綿奕世和平之福享萬年有
道之長治化之隆守成之盛獨懋千古者舉基
諸此矣臣故曰天下之治治於人君憂勤惕厲
之一心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詩經

夙夜基命宥密

編修臣路斯道

爾雅釋夙夜恭也傳注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鄭箋云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
之政以定天下

朱子集傳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有宏
深也密靜密也

輔廣曰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
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無間斷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三

也

臣謹按天人之際其旨微矣蓋天之仁愛人君
也常泯聲色於不見不聞之中而人君之承藉
天命也惟勅幾康於亦臨亦保之內是以易著
乾惕書首欽若詩戒馳驅禮言主敬無非本昭
事之小心以凜夙夜之明威而祇承天庥垂統
奕禩而已第天道遠人事邇善言天者必有微
於人謂於穆之命杳茫而難知修省之德切實
而可據故不求之於高高在上而常求之於且
明之間是以一心原本太極靜而爲五常動而

爲五事而休咎之徵恒必由之則天之與人又若呼吸可以相通而不啻諄諄告誡耳爲提而面爲命者故曰日監在茲也然則聖人之法天法以心也格天格以心也而其所以承藉天命者亦基之以心而早夜之間卽暗室屋漏之義敬存於中而萬理具足何其宏也湛然大虛何其深也敬要於久而一私不擾靜之至矣渾然無間密之至矣卽守約施博之道而先儒以事功當之謂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猶淺之乎言詩者也故朱子不從康成之說或

者謂王者得天以實不以虛徒存敬畏之意未若驗之於政發乎邇見乎遠出乎身加乎民者之爲深切著明也然聖王之治體用一源有主敬存誠之功必有因心作則之事而民胞物與翕然納羣生于在宥則有如陽德之并包而知周道濟曲成不遺矣有經天緯地之業必有齋戒神明之德而黜聰蔽明凜然藏萬有於至密則有如陰德之靜涵而保合各正黃裳元吉矣是知帝德與王功初無二致人事與天道非有岐途傳注有云一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則一人心天地之心以爲心也心正則氣亦順
故又云一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則一人
體天地之體以爲體也推而極之陰陽和而風
雨時約而言之天君泰而百體喻由此而第祿
康寧保佑申命孰非此夙夜之間有以基之而
宏深靜密也哉

詩經

夙夜基命宥密

編修臣歐陽正煥

臣謹按聖人首出撫圖膺運以受丕基其業在紹祖其道在承天而其原則在懋德德具於心廓一心之全量以宅萬理則體備用宏休嘉上應而皇天之所眷佑卽祖宗之所式憑故萬世無疆之業總托於一息無間之誠也姬周之業文王開之武王成之文王之詩所謂其命維新武之詩所謂嗣武受之是也至於世德作求永言配命則成王實居之矣今夫百年必世之規模一夙夜之積也寰宇之廣幾務之繁民物之殷且富一宥密之所約而載也爲人上者雖欲自康其可得哉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挈神器而畀之惟皇建極之一人書曰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蓋言天命之也顧其業廣矣大矣其理復散著於動靜語默之際流行於禮樂刑政之中苟非要此心於宥密則所受未廣而所遺者已多夫受之不廣則偏倚之見生所遺者多則滲漏之端啓精於邇也而遠或遺之張於勤也

而暇或弛之是故必兢兢於夙夜而後全體悉該也且夫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董仲舒有言爲治者必求其端於天夫天未始有言也於命審之命不可得而見也於心卜之人主之精神氣志獨超萬物之表故息息與天載相通其始也嚴恭寅畏人主之於天敬之而不敢懈其旣也篤摯纏綿天之於人主亦眷之而不忍釋如植木然根深則枝葉日茂如構堂然址固則楹椳相承此則基之之說也

臣

觀成王之事天揆之

二后非有二致也本朝乾夕惕之衷成日就月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三

將之學以觀耿光則令聞不已依然緝熙之矩以揚大烈則無競維烈依然敬勝之模如是斯可謂宥密矣惟宥也故宏深之量衆理淵涵而物不能究惟密也故寧謐之衷萬象森然而私不能淆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下可以答黎庶卽可以上對祖宗而無慚明可以順人情卽可以幽贊天道而不忒皇自敬德帝命不違若成王者誠善承天眷也歟

詩經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編修臣朱佩蓮

臣謹按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歌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歌我將成萬物者上帝成王業者文王有同功遂同祀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奉昊天上帝之主居其中迎文王主配焉凡聽朔以特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天

牲告至季秋乃大享之以報其成功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毛傳云將大也謂大享也大享之禮帝牛一文王駢牛一養獸之官擇其毛而卜之吉帝牛必在滌三月文王之牛惟具不及於羊此先以羊者羊人共羊牲以爨積柴也曰維天其右之鄭箋以右爲助謂牛羊得天氣之助朱傳以右爲尊謂天降在牛羊之右按儀禮少牢饋食之禮右之凡三見皆以席東面近南爲右以便食也則此句爲布陳神坐以俟天之降鑒耳天冲穆無朕文王紀綱爲憲欲克享

天心莫如儀刑文王文王之典布在方策不善法之必謂文王以文治不以武功多士多方廸屢不靖亦有難歆其祀者儀式刑善用法也善用法文王勤施四方或以文令或以武競期於綏靖而後已伊我錫福之文王厥旣在右而坐饗之如將見之夫如是孰不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然於天則曰其右之蓋不敢必饗也於文王則曰旣右饗之蓋能必饗于文終不敢必饗於天也未必盡饗之又安必盡保之然則爲之奈何曰是誠在我我惟知皇天無親鬼神無常饗福不倖邀威則可畏夙興夜寐小心翼翼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庶幾默爲呵護以能保我子孫乎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於此祭義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配后稷於郊尊尊也配文王於明堂親親也尊尊親親皆本於一己畏心之存大哉畏乎萬變生於無所畏萬福集於有所畏君臣所當共勉君以天爲天則畏天之威以夙夜圖治而已臣以君爲天則畏君之威以夙夜盡職而已此周公心法史遷作魯世家記公北

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可謂得周公制作之本
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三

詩經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編修臣秦蕙田

朱子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臣謹按聖賢學問之道多端一言以蔽之曰畏
天而已矣何則天之道誠也誠者不欺之謂也
夫欺之名人所不樂受顧往往蹈之而不知者
由其心之無所畏也故必使其心知有所畏而
後能直其心而無敢欺則可畏而不可欺者莫
有如天矣小人不知畏天故自欺欺人其究至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九

三

於披猖潰敗而不可問君子惟知畏天故戒欺
求慊謹幾慎獨而無一時一事之苟且第欲畏
之必先知之朱子曰儒者以窮理爲先理者天
理也天者自然而不假勉強不差毫髮有幾
微謬戾是違天也有幾微造作是背天也有幾
微踈忽放縱是慢天褻天而棄天也故儒者之
於理必極深研幾至於一旦豁然而後已者亦
唯曰知天而已知之故畏之也夫旣曰畏之則
非徒明其理也其威之靈顯赫奕而若有憑者
尤彰著而不可掩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只曰誠之不
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詩曰陟降厥
士日鑒在茲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夫以古之神聖賢人
其性情之純粹學問之淵深必且什百於衆人
而於處心積慮發謀行事之際卽於欺者或寡
矣然觀其夙夜之間動色相戒兢兢焉業業焉
恐懼悚息而不敢忽者豈非天之昭假降鑒誠
有不得不畏者乎且夫威之可畏其感應實有

通於呼吸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天非特蒼蒼在上之謂其
自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
六合內外無非天也是以動一善念而天知之
動一不善念而天知之善則應之以祥不善則
應之以殃無他自感自應也自感自應所以爲
誠也所以爲天也然則學者之畏天也宜如何
曰毋自欺而已毋自欺則慎獨而已矣夫隱微
之地一念初起其善也孰知之其不善也孰知
之然人不知而已獨知且最真最切至見至顯

無過於此者是乃所謂天也於此而能慎則去
僞存真不欺其天也祇不欺其獨也不慎則私
欲橫肆天理微滅欺其獨也實欺其天也儒者
之學所爲舜蹠之關人禽之辨喻義喻利之別
爲己爲人之分宜莫切於此也是以古聖王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自宮寢燕遊及班朝涖政總
將之以敬畏之心而臨之在上質之在旁默默
感孚於無間故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成而萬
民順長保天命其以此欺而儒生所以立身行
已以事上者尤莫切於不欺誠於屋漏衾影人
所不見之地刻刻以畏天爲事樸誠自矢而緣
飾不萌則庶幾有以自主而不入於小人之途
於以求聖賢之道不遠矣

